

霸道小神通

卧龙生 著
④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二十五章	重回紫竹轩		(661)
第二十六章	迷魂花儿香		(683)
第二十七章	歪人说歪调		(709)
第二十八章	最狠妇人心		(740)
第二十九章	恶战黑水潭		(770)
第三十章	逝去的缘份		(792)
第三十一章	武林大劫难		(806)
第三十二章	游戏凡人间		(836)

第二十五章 重回紫竹轩

冷瑛道：“休管我，孙兵兵那老小子，临阵抽腿，我不能坐视雷震残害人命，你走！”陡发暗器。

谢平侧身闪躲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们联手胜算较大。”言毕，小神刀抽刀砍向围攻一心的数人。

有人道：“怪事，怎的雷震的夫人和助手，全都下场帮外人？”

又有人道：“据说他夫人与他貌合心不合，老早反目成仇。”好事者不乏，论短道长，天花乱坠，扯着雷震的家务事。

雷震大嚷：“该死！”直冲上天，俯扑而下，人道：“雷夫人要遭殃了。”

人人皆料定欲扑杀冷瑛的当儿，却听少林寺的一心大师叫道：“雷震，为武林正义，你今天死定了。”

游南华亦道：“雷震，毁分舵、杀长老的仇，咱俩一并结算。”

三人已然抛开人众，越斗越远，雷震的笑声源源不断，令武林人士心惊胆寒，对游南华和一心大师，不抱以乐观的看法，齐声道：“劫难，劫难。”

这时冷瑛和谢平联手，数名教众颇感吃力，其中一名叫道：“夫人，莫逼人太甚。”未得雷震示意，她终究是夫人，大家下手处处有顾忌，因此，节节败退。

冷瑛焉能不知占尽便宜，遂道：“谢平，保命要紧，你快走！”

“冷姑娘，别再劝我，今天我打算与雷震同归于尽。”言罢，人捡空隙处，欲逃开。

“你我皆不是他的对手，何苦无谓牺牲？”冷瑛始终挡着谢平：“此刻当乱，趁乱逃走，是唯一的生机，莫犹豫。”回顾四周，的确，不知何人发起，大家已和锄奸教的教众缠斗不休。

谢平义无反顾，凌空小神刀作势斜劈冷瑛：“得罪了，夫人。”他人已掠向人头钻动，呼喝交斗的混乱中，任凭冷瑛娇呼不断，他勇往直前。

摆脱混乱的阵仗，极目四望，因何不见雷震，谢平狂呼不迭，随即仰天跪地：“关大哥，小弟忍辱负重多时，为只为手刃那厮，原以为他改邪归正，而今之势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愿你睁大眼看小弟为你报仇雪恨。”

刘谨出事，谢平随雷震同进退，目的无它，但求有朝一日，手刃活阎王，为关靖天报仇，当雷震入主锄奸教，厉精图治，似有改邪归正的倾向，谢平因故迟迟未下手，岂知活阎王另有图谋，欲练成白爪枯骨功，一举消灭各大门派，称霸武林。

“雷震，滚出来！”声震山岳，气吞山河，谢平总算发现他们的行踪。

活阎王森然道：“又多个伴，你们路上不会寂寞无聊了。”接着又是大笑。

丐帮帮主衣呈布条，面色铁青，眼里流露着恐惧，而一

心大师的情况比他好不到哪去，颈端佛珠散落一地，右手臂渗出黑血，嘴唇泛白。

“游帮主，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，摘取这混世恶魔的脑袋。”来人正是卧龙居的主人孙兵兵。

“拿去！”孙兵兵将泣血红的解药扔予谢平，谢平忙服下。

“他是你的人？！”雷震见状吃惊不小，攻势渐缓。

“他不是我的人，只不过我们有志一同，均欲取你性命，暂时合伙罢了。”孙兵兵于是乎双掌交叠，暗运内劲，欲施天雷掌。

“天雷掌！你是天雷掌的传人？刘公公和你……”雷震看过刘谨演练这门功夫。

孙兵兵见他惊愕，得意道：“他是我的远亲，你和繁多士的把戏，哈哈！根本在我意料中，因为你们，使得大家目光转移，我得以安然的享受荣华富贵。”

“你……”雷震气恼万分，以致话哽在喉。

谢平趁雷震失魂落魄时，小神刀拼命挥砍。

“该死！”雷震狂吼一声，白爪还击，“铿锵”清脆的金石撞击声，谢平虎口剧痛，刀脱手，心道：“关大哥，命该如此，我对不起你。”双眼紧闭，等待着死神降临，全然遗忘欲杀活阎王的，何止他一人。

一心大师当孙兵兵和雷震针锋相对，他截断右臂，保全性命，这时，又和游南华左右夹攻，抵死不休。

“雷震，你恶贯满盈，今日群豪在此，人人有除恶务尽的心，看你嚣张到几时？”

“孙兵兵，逞口舌之能何益，有种便用天雷掌与我较量一番。”

“雷震，大话休说，接招！”天雷掌使来，大有拔山举鼎，震天撼地的气势。

活阎王在吃掌后，扶摇直上，道：“天雷掌不过尔尔。”

孙兵兵仰头，但观利爪直扑而来，不闪不躲，身体直迎上，谢平失口叫道：“孙兵兵，利爪有毒。”为时已晚，雷震的五爪插入他的小腹。

意料外，孙兵兵呵呵笑道：“堂堂锄奸教教主，为卧龙居老头抓痒，呵呵！说出去，我孙兵兵面子十足。”

锄奸教声名虽然大不如前，但较事事一百两，卧龙居的投机商人，雷震的份量，倒是不容忽视，何况白爪枯骨功的杀伤力，江湖人人有耳闻。

雷震疑道：“你身上穿什么？”

孙兵兵脸色一变道：“算你识货，此乃防火、防震、防刀、防枪的金甲衣。”

“金甲衣，可是番邦之物？”有关金甲衣的由来，大家略知一二，据说鞑靼北方，有种耐寒耐火的虫子，如蟑螂般大，名为金甲。

有一回，鞑靼入侵边地，就用金甲当前锋，乱箭遇到它坚如甲的壳，立即东倒西歪，遂居民想到用火攻，怎知金甲亦不畏火，依旧前行不止，无奈何他们只有弃城而逃。

战争规模小，加上败于金甲，有失颜面，故于史无载，但江湖人四海飘泊，耳目遍布，不少人自告奋勇前去除金甲。

五年前，有位名唤葛青的大夫，以药粉毒死所有金甲，

面对成千上万，烂如阳光的金甲尸身，觉得弃之可惜，突发奇想，制成金甲衣。

孙兵兵白袍内的金甲衣便是葛青所缝制，两个月前，孙兵兵才托人，花万两银购得，血魔掌既失，若无法抗拒白爪枯骨功，孙兵兵注定屈居雷震之下，他如何甘心？

于是设法找人买来刀枪不入的金甲衣，而今试验，钱未白花，心情开朗道：“雷震啊雷震，有此宝衣，和你相斗我不再怕毒侵入膏，唉！也怪我，当初实不该草草率率，将绝无仅有的冰山雪莲子让冷瑛服下。”

雷震忽地笑得更关怀：“孙兵兵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你不该将金甲衣的秘密透露给我知，现今我只须对准你的头颅攻击，相信金甲衣没有伸缩自如，移形换位的能耐，你死定了。”

孙兵兵顿时发慌心道：“唉！得意忘形，我真是老糊涂。”

适才为了等候金甲衣，所以未在约定时间内抵达黄山，冷瑛按捺不住，先行下手，万全的死棋，轻易出示，如今……如今又自掀底牌，看样子孙兵兵今朝，欲求胜难上加难。

“大哥，我率精兵将黄山包围了。”任子由及时赶来，劣势瞬间改变。

雷震瞪眼怒道：“你们是……”

孙兵兵不待他说完，插口道：“我们是亲兄弟，在你之前，我与子由本已设好圈套，预备杀死茶先生后，吞并锄奸教，谁知道半路杀出程咬金，破坏我们的计划。”

任子由打岔道：“索幸我大哥神机妙算，借着您逐步调理锄奸教，将一些老顽固一一送上鬼门关，事到如今，你也

该功成身退。”

孙兵兵接着道：“你束手就擒，或者尊夫人还能伴你后半辈子，否则，她只有先走一步。”冷瑛这时被四名大汉抬来。

“冷姑娘！”谢平上前欲救。

任子由忙阻拦：“小神刀，泣血红的解药以后不想要啦？”

谢平步伐坚决，四名大汉均为神刀砍杀，纷纷抛下冷瑛，雷震嚷道：“戴罪立功，谢平，你只须守护夫人，待我拿下这群叛徒，前嫌尽释，我会提升你。”

“不用，雷震，关大哥待我亲如手足，恩重如山，我苟且偷生，只图杀你报仇。”冷瑛一动不动的仰躺谢平脚侧，雷震心悬念。

一心大师向游南华说道：“游帮主，一会儿咱们先去救人，和雷震的账来日再算。”

雷震挟持若干武林掌门、长老，要挟大家来黄山，冰天雪地若非如此，大家岂会不远千里，来参加活阎王的黄山大会。游帮主轻应：“伺机救人。”

雷震显得心浮气躁：“孙兵兵，你是生意人，何必染指武林的恩怨纠纷，若是我成为武林盟主，卧龙居保险永远屹立，无人敢找你麻烦。”

孙兵兵犹似胜利者，咧嘴笑道：“好意心领，只不过我孙兵兵空有一身功夫，不让江湖朋友大家见识见识，徒然暴殄天物，何况在金钱上，我是天下首富，若你为我所用，一旦我荣登武林盟主的宝座，赏你几家店面，抱拥娇妻美妾，岂不

美哉。”

两个人的野心，不经意间流露无疑，忽闻拔尖高音划破天空道：“你们简直在痴人说梦。”

“谁？”孙兵兵和雷震同声问道。

“哈哈！连婆婆我的声音都听不出吗？”鬼影婆婆别来无恙，立于岩石端，神情傲然。

“手下败将。”雷震自齿缝蹦出一句。

段小玉仰天大笑：“不到最后关头，胜负难”。再道：“血魔掌的威力，你们可想开开眼界？”

“那日血魔掌的秘笈，明明是陈三宝拿去，因何段小玉有此一说？哦！他们是师兄妹，难道她真的练就血魔掌？不妙！”孙兵兵心念转动于此，冷汗直冒。

两虎相斗本已是难分胜负，而今加上鬼影婆婆，欲三分天下，该如何是好？雷震心道：“不如暂时休兵，带冷……”忽而发现冷瑛和谢平双双不见踪影。

雷震霎时犹如受伤野兽，嚎叫不止，段小玉见状：“孙兵兵，他已走火入魔，快走！”鬼影婆婆掠向数丈之远，续道：“孙小山在我手，若想要她活着，乖乖待在洛阳卧龙居，待候消息。”

孙兵兵心急如焚，欲追鬼影，无奈雷震恰似饿鹰，紧迫盯人，同行任子由臀后、衣袖遭雷震抓破，臂膀冰冷无比，回首见他张牙舞爪，状极可怖，恨无双翅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“盼盼，醒一醒。”拍打着盼盼的腮帮子，小毛呼喊许久，喊声渐渐沙哑。

盼盼困得紧，喃喃道：“小毛救我！还我孩子。”

显然这些日子在焦虑中，她未曾好好休息，以致有了安全感，便沉睡不醒，完全不理睬小毛的举动，自顾自的说梦话。

“我的手好酸哪！”托盼盼的脑袋瓜，小毛的右手动弹不得，确是难受。

这时刻，嫦娥兔摇摇晃晃来到：“小毛，我有法子出去了。”

小毛心喜问道：“你找到出口？”

嫦娥兔为难道：“不错，出口是找到了，只是……只是，出口仅容我的身形进出无阻，你和盼盼，你们……”

“我早晓得你说待于白说，再去找找。”满心的希望，在嫦娥兔支支吾吾半晌后，全部破灭，遂作恶状支开它。

“小毛，你别那么大声嘛！”臂弯里的盼盼道。

“唉！你可醒啦！我的手再这样撑下去，准断无疑。”人既醒，小毛顾不得什么怜香惜玉，猛然运气，抽开手。

盼盼不防，头碰地呼痛道：“孙小毛，你好狠的心哪！我对你即便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呀！你却存心害死我。”盼盼伤心不已呼天抢地哭道。

“是呀！盼盼待你情深义重，又为你忍痛产子，你怎可花心左右逢源，处处风流。”

嫦娥兔真会火上加油，小毛气极败坏道：“畜牲！你是唯恐天下不乱？还是皮子贱欠修理？”

嫦娥兔故作害怕状：“盼盼，我仗义执言，他恼羞成怒，却要杀我，这……如何是好？”

盼盼双手插腰，娇斥道：“谅他无此狗胆。”再道：“大仙，快设法出去，救我那苦命的孩子，我们找到他，你且来我店里，受我供养，别理这狼心狗肺的东西。”

“盼盼，我是不停在想啊！可是这儿极古怪。”嫦娥兔赖在盼盼怀里撒娇。

小毛冷嘲热讽：“糊涂仙、吹牛仙、骗人仙，还说什么地上的事无所不能，我看你根本是冒牌仙、笨仙。”

嫦娥兔顿时挣脱盼盼的怀抱道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本仙的仙法最最灵。”唱山歌似的，嫦娥兔绞尽脑汁，喃喃有声，不知念了多少咒语，可惜全无用。

盼盼柔声劝道：“大仙，歇歇气，等会儿再设法，或者休息过后，马上便想起亦未可知。”

小毛学嘴学舌，学着盼盼样道：“依我看，大仙，你根本无须装模作样，反正横竖你是无计可施，江郎才尽。”

嫦娥兔气得怒发冲冠：“孙小气，少用书袋，乱用成语。”

小毛忙接口：“总比你打肿脸充胖子要好！”

盼盼吼叫道：“你们吵够没有？我原以为来了两个好帮手，怎知来两支狗，你们且去狗咬狗一嘴毛，我要找孩子。”

遂不断以掌敲打，每一块水晶石，其实以这种方法找机关出口，小毛未来以前，盼盼试过不下千百次，终究无功，徒然累得眼冒金星，气喘不休。

“盼盼，莫再试了，我快想出法子。”嫦娥兔不知是安慰盼盼，还是经过冷静的深思熟虑，果然有妙法，总之，在它满是神采的目光里，盼盼得到信心，安静的坐定。

它蹦跳至一面镜前，道：“镜仙！镜仙！我乃月宫玉兔，

嫦娥兔是也，今有事相求，盼现身一见。”

“故弄玄虚。”小毛不假辞色道。

盼盼蹲于小毛身边道：“万物皆有仙，不可出言无状，得罪仙家。”

嫦娥兔重复念三次，终于有回应，道：“玉兔仙，你好大胆，居然妄用仙力，可知仙凡不同道，在凡间你当凭己力行事，怎可施法？”

嫦娥兔道：“世有言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镜仙，我且问，咱们潜心修练，所为何来？”

“当然是更上层楼喽！”

嫦娥兔又道：“既是如此，眼前有两条人命，镜仙若肯网开一面救他们，包准王母不罚，反而有赏，救两人命胜造十四级浮屠，哇噻！以此折算，镜仙不出半月，即成人形，不用任人照来照去，永远没有自己的形貌。”

这下说中镜仙心事，它每日在选择一个完美的形貌，做为将来修成正果时的形像，春去秋来，看遍了美人和英雄，而今他们皆不复年少时的风采，镜仙由于心猿意马，依旧未捡得一个合意的。

若干镜中人，皆已上天成仙，它还在寻找，能助它修成正果的人，始终未出现，镜仙烦恼不已：“玉兔仙，你未骗我？”

嫦娥兔心道：“救人第一，王母这可是你一再告诫众仙家的，我遵令而行，罪应该不重。”遂道：“我胆子再大，也不敢拿王母扯谎啊！”言罢，感觉心惊肉跳，当真是作贼心虚。

盼盼不闻他们交谈，低呼：“大仙！大仙！交涉的如何？”

嫦娥兔蹦来她鞋前，道：“不成问题。”

“为何不见动静？”由于他们只听得到嫦娥兔的声音，对镜仙一无所知，故盼盼疑惑道。

沉默大约两个时辰，镜仙道：“玉兔仙，我姑且信你一次。”

嫦娥兔欢喜道：“套句凡间用语，多谢你拔刀相助。”

水晶石镶边，光滑如湖面的镜子，突然间发出令人掩耳的声音，嫦娥兔道：“小毛，盼盼，闭目伏地。”

仰首伸眉的小毛，却见镜面片片龟裂，强光慑人，忙顺从嫦娥兔所言，刚伏下，惊雷响起，刹那间天旋地转，犹如世界毁灭一般。

盼盼抓紧小毛衣袖，心道：“有你相伴，死而无憾。”

少顷，嫦娥兔道：“可以起来啦！”两人依言抬头，但见镜中间，有裂缝一条可通人，黑漆无限。

“我怕！”盼盼紧抓着小毛，依旧的望向亮如白昼的水晶石室，频问道：“这是出口吗？若不是，我宁可留在有光的地方。”

镜仙不满道：“玉兔仙，这女子是你何人？她竟不相信我的能力。”

嫦娥兔唯恐它对盼盼不利，忙道：“她是凡胎，目光如豆，因何晓得仙家的厉害，莫与她一般见识。”又道：“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会向王母奏报。”

“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，此乃狭谷底，人烟罕至，你且小心，我无法再助你。”客套一番，嫦娥兔去追小毛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重回紫竹轩，冷瑛心境大不如前，长吁短叹，愁闷不已，孙小山和一名婴孩出现门外。

“小姐，你全好啦？可是我爹送的药？”小山如孩子般天真无邪，问话仍然直接。

冷瑛含笑道：“婆婆没为难你？！”

小山“我是婆婆一手带大，她怎会为难我，我将和爹相识的事，都说与她听，婆婆直道：“‘骨肉天性’，问我要不要回去找爹？”

歇歇气再道：“小姐，说老实话，我和爹的情感不如婆婆，而且，爹一心只欲称霸武林，当什么盟主，甚至危害你和婆婆，我不愿意，可又不能当面反驳，所以便随婆婆回到我生长的地方，有水寒他们相伴，现又有他，多好啊！”

举起手中婴儿，无限喜悦的小山，学着儿话，翩然起舞，小娃儿格格笑着。

冷瑛瞬间心开，忙向前接过婴儿，仔细打量，问道：“是谁家的孩子？”小孩的眼神清静无比，灵活的眼球左右找转：“多像他！”

“像谁？”小山问话，冷瑛浑不觉，亲切的贴近婴孩红润的小脸颊。

小山自语道：“我早知道小宝有人缘，小姐看了，包准什么烦恼都忘却。”

秋水寒进门道：“山笑，你真有本领，昨儿我说破嘴皮，小姐愁眉不展，恍若行尸走肉，没想到今朝全改了样，春天是快来了。”

春山笑在紫竹轩宁愿人人叫她春山笑，道：“不是我，是

小宝的好能耐。”

秋水寒接口道：“他真是人见人爱，迷人的娃娃。”

的确，冷瑛怀里的孩子，集聚父母的优点，因此这娃娃若非生错性别，来日必成倾国倾城的一代佳人，不过，他雄朗哭饿的声音里，有着一股不容忽视的气势，相信将来定长成英挺的少年英豪。

“哇哇”他的哭声，一声急促一声，令冷瑛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，秋水寒凑近道：“小姐，小宝饿了，我带他去找乳母。”

冷瑛依依不舍交出小宝道：“当心！”真仿佛她便是小宝的亲娘，完全不像盏茶工夫前，才相遇的两个陌生人。

“小山，他是谁家的孩子？”冷瑛望着秋水寒的背影问着。

春山笑沉思道：“他是弃婴，如同多年前一样，他和我有着相同的命运。”

冷瑛见小山口气哀凄，遂道：“你有爹娘，怎说是弃婴呢？”

“我有一位野心勃勃的爹，完全不将我放在心上，有等于无，还不若小宝，出生不知父母是谁，日后亦不必左右为难。”显然这位万贯家产的继承人，并未在解开身世之谜后，识得快乐的滋味，她道：“以后莫再叫我小山，我喜欢当春山笑，无拘无束，无忧无虑。”

“有谁能更易事实呢？”冷瑛的愁绪，又叫春山笑勾起，她能遗忘和雷震曾做夫妻的事实吗？

“婆婆呢？”隐隐约约间，似觉得鬼影婆婆带她来此，遂

问道。

“婆婆送你来便是，我们亦不知她在哪儿。”春山笑回答。

春山笑蹙眉道：“孙兵兵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。”

春山笑闻言，伤心道：“我随婆婆到关外去一趟，直到七天前才回紫竹轩，我也很想他老人家，虽然不满意他的作风，但终归他是和我有着血缘关系的人。”

人生有时候，的确存在着许多无可奈何的情结，春山笑分不清，自己而今的行为，该与不该？冷瑛叹气道：“我们都是受命运捉弄的人。”

雪不再下个不停，春天的脚步近了，人的命运会因为春暖花开而有所更易吗？”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黄山顶，早是人去楼空，小毛找着一间间废弃的房屋，大骂道：“妈的，活阎王真是败家精，锄奸教早晚会败在他手里。”

“小毛，你在里头蘑菇什么？我们快赶赴紫竹轩吧！”南来北往，若非嫦娥兔带路，那来如此方便？眨眼功夫，小毛搜罢所有房屋，逗留于冷瑛曾待过的房内，睹物思人，盼盼在门外不耐烦，频频催喊。

嫦娥兔帮腔道：“去迟了，只怕小毛仔被生吞活剥喽！”

盼盼心惊不已：“小毛仔是谁？是我的孩子，他不会，他会长命百岁。”盼盼有点神经质，情绪极不稳定。

“你少乌鸦嘴。”嫦娥兔的言语，小毛听分明，遂劈头大骂。

盼盼斜眼瞪道：“都怪你，若不是有你这不负责任的父亲，他也不会才出世便多灾多难。”

“盼盼所言极是，怪来怪去，全是小毛一个人的错，还好意思先发制人，编造我们的不是。”嫦娥兔边说边跳，引导着盼盼向紫竹轩行去。

“上回我们不是去找过，根本就是空屋，又何必瞎闯，不如到丐帮找游南华帮帮忙。”孙小毛不愿意走冤枉路，坚持不住。

盼盼见状，举棋不定，等候小毛道：“干脆这样，我们分头去找，五日后洛阳卧龙居见。”

嫦娥兔拍手道：“有头脑，有头脑，盼盼，我护着你，咱们即刻启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”

盼盼走后，小毛正打算前往丐帮，远远传来脚步声，暗思量：“不差这一时半刻，且看看是何方神圣？”忙迈步寻声而往，行约半里路，到官道旁，藏身巨石后。

“子由，小山若在老怪婆的手里，我们等于手脚绑缚，根本奈何不了她，眼巴巴的任她为所欲为。”孙兵兵沮丧道。

任子由却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小山这孩子纯孝善良，我不相信她会有何不测。”

小毛心道：“哼！她好有什么用？老子不修，祸延子孙。”

“子由，你再去找找曾孟子，请他帮帮忙。”孙兵兵遍寻小山未果，猛然得知，独生女儿落在段小玉的手里，不免六神无主，苍老许多。

“大哥，曾孟子非昔日的吴下阿蒙，不容易说动他。”任子由言语迟疑。